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六

起十二年盡十四年正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下

元和十二年春正月丁丑地震 癸未貶渾鎬爲循州刺史

甲申貶袁滋爲撫州刺史 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迺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眾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

也袁尙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

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情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

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爲愬乘虛取蔡張本考異曰舊傳曰愬沈勇長算推誠待士故能用其卑

弱之勢出賊不意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蔡表請濟師詔以河

中臨坊騎兵二千人益之鄭元濟平蔡錄曰正月二十四日甲申公

至所部先是士卒輕萬勝蕭敵鐵城之敗人心皆惴恐不敢言戰

公佯曰戰爭非吾所能既而陰召大將計其事是時公以表請徑

襲元濟人皆笑其說乃使觀察判官王凝請師蜀下詔徵義成河

中鄭坊馬步兵二千以補其闕據此則是始至便請益兵又二月

卽擒丁士良降吳秀琳是不待半歲然後知人可用舊傳恐悞然

愬密謀襲蔡豈可先洩之而云以表請襲元濟人皆笑其說則是

人人知之恐遣鹽鐵副使程昇督財賦於江淮回鶻屢請尙

非也今不取公主有司計其費近五百萬緡時中原方用兵故上未之許二月

辛卯朔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摩尼來見二百二十七卷元年命宗正少卿李誠

使回鶻諭意以緩其期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

中鄆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

軍中小

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

爲東邊患

言唐鄆之東邊也

眾請劊其心愬許之旣而召詰之士良無懼

色愬曰眞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

安州與吳氏戰爲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

而再生故爲吳氏父子竭功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亦分死矣今

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 己

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

漢書陳西甯陵縣孟康注曰古葛伯城今葛鄆是此必韓宏妻

捷

也 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眾據文城柵

文城柵在蔡州

西南一百二十里按續通典柵在吳房縣界

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

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

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

鄂岳觀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關

黃州

麻城縣西北有穆陵關在穆陵山上

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守將夜

出兵擊之道古之眾驚亂死者甚眾道古寡之子也

淮西破兵

數年竭倉廩以饗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鼈鳥獸食之亦盡相

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庚申敕遣

行縣以處之

未能得其縣故權置行縣以處來歸之民

爲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以

衛之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

都士美敗於柵鄉

拔營而歸士卒死者千餘人 戊辰賜程執恭名權

戊寅王承

宗遣兵二萬入東光斷白橋路

東光縣屬景州宋白曰東光漢舊縣也故城在縣東二十里齊天保

七年移于今縣東南三十里鄒氏故城隋開皇三年又移于後魏

廢勃海舊城縣西四里有水濟渠渠上有橋當自縣過弓高之路

白橋跨永濟渠在德州長河縣

程權不能禦以眾歸滄州官軍與淮西兵夾澗水

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渡潞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

渡潞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渡進

逼鄆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二萬於鄆城

按未白讀通與鄆城在蔡州西平縣北五

十里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吳秀琳以文城柵降於李愬

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

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眾不能前進誠還報賊僞降未可信

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卽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

背慰勞之降其眾三千人秀琳將李愬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

而用之悉遷婦女於唐州

其家于唐州則文城之士心不數懷反側

於是唐鄆軍氣

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

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眾皆感泣己丑李

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

口柵

時都畿至唐野皆募土人之材勇者爲兵以討蔡賊爲山河子弟置十將以領之馬鞍山路口柵未拜其處

夏四

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崆峒山擒淮西將柳子野 吳元濟

以蔡人董昌齡爲郾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

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

青陵絕郾城歸路

青陵在郾城西北

郾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

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

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

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己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

據之吳元濟聞郾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驃軍守洄曲元濟悉

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 李愬山河十將馮雅田智榮

下冶爐城

爲姓也九域志曰蔡州治下冶城隄河鑄切之地時嘗在西平界後新書治盧城在峻嶺山東

丙申十

將關士容下白狗汶港二柵

白狗汶港二柵皆在蔡州真陽縣界蕭梁置西淮州于真陽白狗堆後齊

廢州爲齊與郡尋廢碑爲白狗縣隋開皇初改

癸卯媽雅口智榮

破西平

西平春秋和國漢爲西平縣屬汝南郡唐屬蔡州九道志在州西一百五里

丙午遊弈兵馬使

王義破楚城

楚城在汝陽縣西南蕭梁置西楚州及汝陽郡于此

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

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守將梁希果

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

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壹由是歷二年無功

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劉總既得武彊引兵出境纒五里

出

謂出武

彊之虜雷屯不進月給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

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勝勢回取恆冀如拾芥耳上猶豫

久乃從之丙子罷河北行營各使環鎮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退

唐紀元和中十二年

使李榮宗擊青喜賊拔之

方城縣本漢堵陽縣地後改汝陰順陽隋改爲方城縣唐屬唐州九域志在州

北一百六十里縣有青

喜鎮此作青喜筆誤也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

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

蔡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輿榆柵

輿橋柵在張柴村東

常陵暴官軍庚辰祐率士卒刈麥于張柴村

張柴村東

六十里愬召廂虞候史用誠

廂虞候掌左右廂之兵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

林中又使人搖幟于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

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

祐歸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

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得預聞

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詰軍日有牒稱

祐為賊內應且言得賊謀者具言其事此行營謀軍移文之言 愬恐謗先達

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兩人相知

之深而不能勝眾口也因謂眾曰請君既以祐為疑請令歸死于

天子乃慨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

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

馬使散員兵馬使未得統兵 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

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身隊三千人牙隊者節

度使身偏 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時山南東道分爲兩道八州精銳盡

抽選於唐州唐州 愬又以祐為六院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

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謀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

兵攻助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眾皆悵恨愬獨歡然曰此吾計

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 閏月己亥程昇還自江淮得供軍錢白八十五萬緡 諫議大夫京兆韋綬兼太子侍讀每以珍膳餉太子又悅太子以諧謔上聞之丁未罷綬侍讀尋出爲虔州刺史 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東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爲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 謝小娥者豫章人估客女也嫁歷陽俠士段居貞歲餘居貞與謝父同置江湖小娥亦在舟中夜半父與夫俱爲盜所殺小娥亦傷胸折足漂流水中爲他舟所救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同居 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常誓此語廣求智

者辯之有客謂曰車字去上下二畫是申字申屬猴故曰車中猴
草下有門門內有東是蘭字故曰門東草是殺汝父者申蘭也禾
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夫上更加一畫夫下更加一日是春字
是殺汝夫者申春也小娥聞之卽爲男子服尋訪于江湖聞至潯
陽郡乃得蘭春踪迹蘭與春從昆弟也小娥乃託傭蘭家日以謹
信自效蘭浸倚之雖苞苴無不委小娥見所盜段謝服用故在益
知所夢不疑出入二期伺其便一日蘭與春會飲羣賊畢至酣縱
沈醉小娥抽刀先斷蘭首呼鄰人共擒春得贓千萬其黨數十小
娥悉疏其入上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狀小娥旣復父夫之仇遂
歸本里里中豪族爭求聘小娥誓不更嫁剪髮披緇受戒于泗州
開元寺以小娥爲法號不忘本也 乙酉京師大雨市中水深三

尺壤坊民二千家 秋七月河北大水邗洛尤甚平地二丈 初

國子祭酒孔戮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蚶蛤淡菜

蚶魁陸也橫從其理五味自充

殼如瓦椽者謂之瓦龍蚶蛤小戶蚶蚶殼厚其理如瓦龍蛤殼薄其文如貝呂令云雀入大水化爲蛤說文云百歲燕所化又云老伏翼所化皆非也蚶蛤皆生于海漸漲沙往來島鹵之地淡菜狀如蠟而小黑殼背有嶺如甘肉甘脆○蠟首彭去聲 水陸

遞夫勞賞戮奏疏龍之甲辰嶺南節度使崔詠鎔宰相奏擬代詠者數人上皆不用謂裴度曰頃有諫進蚶蛤淡菜者爲誰可求其人與之度曰祭酒孔戮也庚戌以戮爲嶺南節度使戮至鎮免屬州逋負十八萬裕米八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先是屬刺史俸僅三萬又不時給與皆取部中白衣食戮乃倍其俸約不得爲貪暴稍以法繩之南方之俗每掠人爲奴婢私鬻之戮峻爲之禁由是閭里不敢犯士之斥南不能北歸與有罪之後餘百族才可用

之貧無養養之海舶至者絕無須索交廣由是大治 諸軍討淮
蔡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鹽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
逢吉等效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
自往督戰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真能爲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
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盡不併力迫之
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
丙戌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
招討處置使以戶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
韓宏已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
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司勳員外郎
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等爲判官費記皆

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于上曰臣若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

通化門長安城東
和北來第一門

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

銜于度度表爲都押身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

茂和父孝忠兄茂昭瑛易
門定比河朔諸鎮爲忠順

爲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

嘉王傅高承簡爲都押身

高承簡爲嘉王傅蓋嘉王暉
之子暉爲嘉王故置府官

承簡崇文

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

中外之勢以沮軍事

翰林學士居崇
中宰相居外朝

乃請改制書數字因言羣草

制失辭壬戌罷楚爲中書舍人李光顏烏重允與淮西戰癸亥

敗于賈店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

將楚邱曹華知而爲備擊卻之

楚邱古己氏縣隋開皇六年改曰
楚邱唐屬宋州九域志在州東北

七十度雖辭招討名寔行元帥事以鄆城爲治所甲申至鄆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 九月己亥甲夜有流星起中天首如彘尾如二百斛船長丈餘聲如羣鴨飛明若火炬過月下西流須臾有聲轟轟墜地有大壘如壞屋者三在陳蔡間 庚子淮西兵寇潁水鎮殺三將焚芻藁而去 比部員外郎張迨唐比部郎屬刑部掌司百僚俸料公廩賦調餼徒役課程逆懸數物以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司之待上之寵招權受賂于外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惡之上欲以宿爲諫議大夫逢吉日諫議重任必能可否朝政始宜爲之宿小人豈得總賢者之位必欲用宿請去臣乃可上由是不悅逢吉又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丁未罷逢吉爲東川節度使

甲寅李愬將攻吳房

吳房漢縣屬汝南郡孟康曰本房子國楚靈王遷房于楚吳王闔廬弟夫槩奔楚楚封之

于此爲棠谿氏故曰吳房今吳房城唐時亭是唐吳房縣屬蔡州平蔡後改爲遂平縣諸將曰今日往亡

陰

家之說八月以白露後十八日爲往亡九月以寒露後第二十七日爲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方出

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

餘眾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

五百追擊其背眾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

戰獻忠死淮西兵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

也定計入蔡不在取吳房

引兵還營

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

考異曰舊元濟傳李祐曰元濟勁軍多在時曲按李光顯傳曰董重質棄洄曲軍李愬傳云分五百人斷洄曲路又云洄曲子

弟歸求寒衣然則元濟傳誤當爲洄曲

及西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

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

韋世記鄭濟之郟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副也

李愬檢校左散騎常侍

備唐鄭隨故裴度稱之

上竟用張愬爲諫議大夫崔羣王涯固

諫不聽乃請以爲權知諫議大夫許之宿由是怨執政及端正之

士與皇甫鏞相表裏譖去之

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

九城志鄭

城縣有沱口鎮

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

五溝在河曲之北

大呼而進注弩挺刃

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厥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

隨州刺史史彥偁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

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

存疑前裴度到軍已奏

命李進誠將三

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

盡殺其戍卒及烽子

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帥烽副烽子蓋守烽之卒候望警急而舉烽者也杜祐曰一烽六人

五人爲牽子遞却更刻說說動靜一人牽車知文書符辭轉運據其柵命士少休食乾糲整羈勒

爾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則山救兵命丁士良將五百人斷澗

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

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

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

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

至蔡州城

下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

蔡州城下三十餘年

憲宗貞元二年吳少誠據蔡州至是二十七年

故蔡人不爲備壬申

四鼓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爲坎而先登壯士

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雷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

眾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鷄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

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尙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晚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洞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于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洞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眾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

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

考異曰齊愬傳曰其月七日使判官

鄭解告期于裴度十日夜以李祐率突將三千爲先鋒愬自率中軍三千李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元濟傳曰十一月愬夜出軍令李祐爲先鋒其十日夜至蔡州城下實錄曰愬以十月將裴蔡州八月十日使判官告解期于裴度初九七日卽是平蔡錄所

云八日甲子也而慙傳誤云七日而又云十日夜率軍行亦誤元濟傳十一月慙出軍尤誤裴度傳十月十一日李愬襲破懸鐘將白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即十五日也又曰川夜半到蔡破其門以元濟以賊即十六日也實錄且告於裴度是日申光已即執元濟乃奏到日也今從平蔡錄

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廩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以淮南節度使李鄴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鄴彊直無私當官以峭法操下所至稱治但猛決少恩在淮南七年其生殺何適多委軍吏而參佐不得與人往往陷非法議者以此少之

已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竊知之往取必得

楊元卿以淮西節度判官入奏見元和九年

上曰朕討淮

西爲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庚辰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

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囊糲出迎拜于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李愬遣軍攻城諸將請曰始公敗于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眾人所不喻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而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眾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詳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眾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尙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

匪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于途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鬪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入之樂甲

申詔韓宏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

聞史昭曰謂將士有功者等差而次第之而蔡之將士降者有

拒敵官軍勢窮力屈而降者有先通誠款降于元濟未就擒之前者有降于元濟既就擒之後者有先嘗

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近賦四州陳許穎唐也頻遭蔡人攻剽

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

衣糧殘廢者養之終身十一月丙戌朔上御興安門受俘大明宮南面五門興安門最在

其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於側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于李希烈

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

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
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激水也

事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六年

年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東以示眾曰此皆公卿屬

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眾皆憤怒以死
爲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于夷貊故以三州之眾舉天下
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戊子以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
爵涼國公加韓宏兼侍中李光顏烏重允等各遷官有差 舊制

御史一人知驛

開元中令監察御史兼巡傳驛至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歷十四年兩京以御史

一人知館驛

王辰詔以宦者爲館驛使宦官恃恩暴戾遇四方使

多倨至有挫辱者左補闕裴濟諫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
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戒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

上不聽 甲午恩王述薨

述代宗子

辛丑以唐隨兵馬使李祐爲神

武將軍知軍事

會要乾元四年十月四日敕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軍文武官並升同金吾四衛唐制諸衛

將軍大將軍上將軍類加以名號而不掌兵知軍事則掌兵矣唐隨當作唐鄂隨

裴度以馬總爲彰義

留後癸丑發蔡州上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盡誅吳元濟竊將度

至鄆城渴之復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

十二月壬戌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總爲淮西節

度使總以蔡人獷戾爲設教令明賞罰磨治洗汰其俗乃一變

初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爲淮南監軍李鄴爲節度使性剛嚴與

承璀互相敬懼故未嘗相失承璀歸

吐突承璀六年出爲淮南監軍九年召還

引鄴爲

相鄴恥由宦官進及將佐出祖樂作鄴泣下曰吾罕侵勢適頗安

外鎮宰相非吾任也戊寅鄴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

門皆辭不見 庚辰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爲春州司戶重質爲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勣奏先許重質以不死故赦之

成元初十三年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免元和十二年以前逋負

賜高年米帛羊酒 初李師道謀逆命判官高沐與同僚郭昉李

公度屢諫之

考異曰新傳又有郭航名按航乃牙將昉所使詣李愿者非幕僚同諫者也今從何南記○昉音五半

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素爲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會

等盡心爲尙書憂家事反爲高沐等所疾尙書柰何不愛十二州

之土地

十二州鄆兗曹濮濶青齊海登萊沂密也

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疎沐

等出沐知萊州

萊州古萊子之國後魏道光州隋改萊州

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

申師道云沐潛輸款於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沐并囚郭昉

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爲高沐之黨而囚之及淮西平

師道憂懼不知所為李公度及牙將李英異因其懼而說之使納

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請使長子入侍並獻沂密海

三州上許之乙巳遣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 上命六軍修麟

德殿右龍武統軍張奉國右龍武大將軍李文悅以外寇初平營

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因奏事言之上怒二月丁卯以奉

國為鴻臚卿壬申以文悅為右武衛大將軍既出奉國于外朝文悅又自北門諸衛遷

南牙充威遠營使 威遠營亦非北軍也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

矣大明宮東面有東內苑苑中有龍首殿龍首池龍首渠水自城前而注入于此池宋白曰龍首殿在右軍 李愬奏

請判官大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悅謂裴度曰李愬誠有奇

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輩又何必哉遂留中不下 李廓固

辭相位戊戌以廓為戶部尚書以御史大夫李夷簡為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 初渤海僖王言義卒弟簡王明忠立改元太始一歲

卒從父仁秀立改元建興乙巳遣使來告喪 橫海節度使程權

自以世襲滄景

德宗始命程日華爲橫海帥傳子愷直
爲從兄復信所逐復信死子惟嗣爲帥

與河朔三

鎮無殊內不自安己酉遣使上表請舉族入朝許之橫海將士樂

自胤不聽權去掌書記林蘊諭以禍福權乃得出詔以蘊爲禮部

員外郎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旣

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

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于田宏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

州輸租稅請官吏宏正爲之奏請上初不許宏正上表相繼上重

違宏正意乃遣尙書右丞崔從往恆州宣諭從過魏州宏正以路

由寇境欲以五百騎接送從辭之以童奴十數騎徑至恆州于鞠

塲宣敕三軍大集從諭以順逆情辭慷慨軍士感動承宗亦爲之泣下乃使牙將石汎奉二子知感知信至魏博 夏四月甲寅朔宏正遣使送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崔從自恆州還遷山南西道節度使上欲相之監軍使揣知上意爲用事者求金於從從不肯答遂爲所柅而止 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年數窮必合往者朱泚希烈自立爲帝趙冀齊魏稱王郡國弄兵抵目相視可謂危矣然卒于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憑險自以爲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若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與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

十二助魏破齊唯燕無一日勞後世得無事乎

德州鎮安惠長河平原平昌將陵安

陵六縣棣州鎮厭次清河陽信蒲臺勃海五縣程懼之退

承宗又取景州之東光今皆以歸朝廷故曰獻城十二

忠深爲公憂之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戊辰

內出廢印二紐賜左右三軍辟仗使

龍武神武羽林三軍舊制以各分左右辟諸如開

宦官爲六軍辟仗使如方鎮之監軍無印

監軍有印見二百三十卷德宗貞元十一年

宋傳曰舊制內官爲三軍辟仗使監

視所賞奏察遠謬簡方鎮之軍使

及張奉國得罪至是始賜印得糾繩軍政事任專達矣 庚辰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

其官爵

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胡惟堪楊自溫

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

不欲其子入質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

二州

李正己初據有十五州及李納拒命餘州人于朝廷德棣入于朱滔有十二州而已先司徒謂李納也

奈何無

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三州不過以兵相

加三州謂請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乃大悔召諸將議之皆

曰蔡數州戰三四年乃克公今十二州何所虞大將崔承度獨進

曰公初不示諸將腹心而今欲委以兵此屬皆嗜利者朝廷以一

漿十餅誘之去矣不聽帥道欲殺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

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冤氣所爲若又殺公度軍府其危哉

乃囚之遷李英於萊州未至縊殺之李遜至鄆州師道大陳兵

迎之遜盛氣正色爲陳禍福責其決語決語決爲一定之說不依違持兩端欲白天

子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第許之它日正煩一表解紛耳師道

乃謝曰曷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

使豈取復有二三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于上曰師道頑愚反覆

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
賈直言言刃諫師道者二輿觀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藥
者以獻師道怒囚之直言河朔舊族也父道以藝術待詔代宗時
坐事賜鳩道將飲之直言給父曰常謝四方神祇道方徧拜直言
擬取鳩自飲遂迷而踣明日赤從足潰出至夕而蘇代宗聞而憐
之減道死俱流嶺南直言憐其妻董氏年少與之訣曰我此去死
生不可休爾宜亟嫁無我須也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
署曰非君子不解直言滯嶺南二十年而歸鬻帛宛然及湯沐髮
墮無餘故師道慕其義而聘爲幕僚至是竟以直言被囚 五月
丙申以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爲義成節度使謀討李師道也以淮
西節度使馬總爲忠武節度使陳許潞蔡州觀察使以申州隸鄂

岳光州隸淮南

不復以蔡州爲節鎮

辛丑以知勃海國務大仁秀爲勃海

王以河陽都知兵馬使曹華爲棣州刺史詔以河陽兵送至滴

河滴河漢干乘濕沃縣地隋開皇十六年隋濟何縣廢溼沃入馬唐屬棣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八十里漢郡尉許商鑿此道海濱

以商河爲名後人加水馬宋白曰會縣爲平盧兵所陷平盧兵李勣南有滴河因以爲名○滴音商

華擊卻之殺二千餘人復其縣以聞詔加橫海節度副使六月

癸丑朔日有食之

丁丑復以烏重允領懷州刺史鎮河陽

淮西已平

故烏重允自汝州復置鎮汝陽

秋七月癸未朔徙李愬爲武甯節度使乙酉下

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甯橫海兵共討之以宣欵觀

察使王遂爲供軍使遂方慶之孫也上方委表度以用兵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辛丑以夷簡同平章

事充淮南節度使百三月焚賊人南斗因逆雷至是月大如五

升器色赤而怒 八月壬子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涯罷爲兵

部侍郎 吳元濟既平韓宏懼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鏞鏞音博衛尉卿鹽鐵

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鏞又以厚賂

結吐突承璀甲辰鏞以本官昇以工部侍郎竝同平章事判使如

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井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

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鏞异

皆錢穀資吏伎巧小人陛下一旦真之相位殆則殿庭班列相與

驚駭矣則街衢市肆相與笑呼況鏞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

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謂討吳元

濟時裁損淮西行營諸軍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三 唐紀五十六 十七

將舊兵悉向淄青

謂舊所遣討蔡之將討蔡之兵悉歸之討李師道

聞縛入相必盡驚憂

知無可訴之地矣程昇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慮煩劇不宜
爲相至如傅資性狡詐天下其知惟能上惑聖聰足見奸邪之極
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
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眾竊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
定河北底甯承宗斂手削地韓宏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
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
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錁自知不爲
眾所與益爲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
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時內出積年緡帛付度
支令買錁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緡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

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鑄於上前引其足曰此鑄亦內庫所出
臣以錢二千貫之堅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爲然由是鑄益
無所懼程昇亦自知不合眾心能廉謹謙遜爲相月餘不敢知印
乘筆故終免於禍 五坊使楊胡汶妄捕繫人迫以考捶責其息

錢遂轉相誣引所繫近千人中丞蕭俛劾奏其狀裴度崔彙亦以
爲言上曰姑與卿論用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
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上不悅退召朝汶責之曰
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冬十月賜朝汶死盡釋繫者 上晚節好

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爲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
恐終獲罪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鑄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
生藥甲戌詔泌居興唐觀煉藥 十一月辛巳朔鹽州奏吐蕃寇

河曲夏州靈武奏破吐蕃長樂州克其外城

吐蕃長樂州當在盛州黃河外定遠城之

柳泌言於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

新志台州唐興縣有天台山宋新改唐興縣爲天台

縣天台山在縣西一百一十里臨海記天台山起然秀出山有八重視之如一高一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

多靈草臣

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信之丁亥以泌權

知台州刺史

台州漢閩浦地台屬東郡都尉理所尤可改回浦爲章安縣吳分章安置臨海縣唐武德四年置海州

五年改台州因天台山爲名

仍賜服金紫諫官爭論奏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

使之臨民賦政者

賦布也

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

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甲午鹽州奏吐蕃遁去壬寅

以河陽節度使烏重允爲橫海節度使丁未以華州刺史令狐楚

爲河陽節度使重允以河陽精兵三千赴鎮河陽兵不樂去鄉里

中道潰歸又不敢入城屯於城北將大掠令狐楚適至單騎出慰

撫之與俱歸。遂定。先是田宏正請自黎陽渡河會義成節度使

李光顏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旣渡河，不可復退。立須進擊。方

有成功。旣至滑州，卽仰給度支。

義成節度使治滑州。魏博與滑州以河爲界。兵至滑州，爲已出界。唐

中世以來，命藩鎮兵征討，已出境，勢權卽給予度支。惟裴度用兵于東平，李德裕用兵于上黨，知其弊，有以制之。徒有供

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益致遷延。與其

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

自楊劉度河。

楊劉鎮在郟州東。北東阿縣臨河津。

直指郟州，得至陽穀，置營。

隋置陽穀縣，以

陽穀縣爲名。唐屬郟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三十里。宋白日陽穀縣本漢須昌縣地，今縣界有須昌故城。

則兵勢自盛。

賊眾搖心矣。上從之。是月，宏正將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郟州四十

里作壘。

此自陽劉直進不復迂其路至陽穀也。

賊中大震。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

寺塔有釋迦牟尼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

應開請迎之十二月庚戌朔上遣中使帥僧眾迎之 戊辰以春
州司戶董重質爲試太子詹事委武甯軍驅使李愬請之也 戊
寅詔博義戍軍送所獲李師道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
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
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初李文會與兄元
規皆在李師古墓下師古葬師道立元規辭去文會屬師道親黨
請留元規將行謂文會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留必驥貴而受禍
及官軍四臨平盧兵勢日熾將士喧然皆曰高沐郭昉李存爲司
空忠謀李文會奸佞殺沐囚昉存以致此禍師道不得已出文會
攝登州刺史召昉存還幕府 上嘗語宰相人臣當力爲善何乃
好立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

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

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 武甯節度使李愬與

平盧兵十一戰皆捷己卯晦進攻金鄉克之 金鄉縣唐屬兗州宋白曰金鄉縣本漢東

緡縣今縣理卽古魯國城東甯風俗傳云車播者故陽武戶屬鄉後漢于任城縣西南七十五里道金鄉縣因穿山得金故曰金鄉

李師道性懦怯自官軍致討聞小敗及失城邑輒憂悸成疾由是

左右皆蔽匿不以實告金鄉兗州之要地也旣失之其刺史驛騎

告急左右不爲通師道至死竟不知也

己元和十四年春正月辛巳韓宏拔考城殺二千餘人 考城漢古縣唐屬曹

州九域志在汴州東一百八十里 丙戌師道所署流陽令梁洞以縣降于楚州刺

史李聽 流陽漢原邱縣後魏曰流陽以其地在流水之陽也唐屬泗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 吐蕃遣

使者論矩立藏等來修好未返入寇河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何

卷之九十四

罪庚寅遣歸國 壬辰武甯節度使李愬拔魚臺

魚臺漢方輿縣地唐屬兗州實

應元年改爲魚臺小城比有魯公觀魚臺而名之觀魚臺則春

秋魯隱公如棠觀魚之地元和四年李德道請移縣于黃臺市

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畱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

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然香臂頂供養者刑部侍郎韓

愈上表切諫以爲佛者夷狄之一法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

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

見四十五卷承

平人 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

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

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

足信亦可知矣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于鳳翔御樓以觀昇入

大內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亦知陛下必不惑此以祈福祥

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耳然百姓愚
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于
佛豈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

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尙在奉國命來朝

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

唐有禮賓院凡朝
客入朝設宴于此

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

豈宜以入宮禁古之諸侯行弔于國尙先以桃茢祓除不祥

記曰

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註云爲有凶邪之氣在側桃鬼所
惡也茢茱萸可掃除不祥左傳魯公如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
親視公患之叔孫穆子曰祓殯而殯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韓愈正引此事

今無故取朽穢之物
親視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罪臣實

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

之政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爲言愈雖狂發于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癸巳貶愈爲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尙寘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土至於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舉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眾力擡之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甯可不知其所自邪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郡西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愈乃以羊豕投溪水而祝之曰昔先

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掛刃

獨音剛
又音鋼

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

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
以與蠻夷楚越況湖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
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
之況禹迹所淹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
宗廟百神之祀之壞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
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溪潭據處食民畜以肥
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雄長刺史雖弱亦安可爲
鱷魚低首下心心忭視睨爲吏民羞以偷活於此邪

俗音心上聲
恐懼貌睨音

現出

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鰲

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

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更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其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刺史則選才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湖無鱷魚患 丙

中田宏正奏敗淄青兵於東阿

東阿漢古縣唐屬鄆州在州西四百六十里

殺萬餘人

滄州刺史李宗爽與橫海節度使鄭權不叶

程權既入朔以不鄭權代鎮橫海

受其節制權奏之上遣中使追之宗爽使其軍中留己表稱懼亂未敢離州及聞烏重允代權

兩誌重允移鎮橫海在上年十一月

將吏懼遂宗爽宗

爽奔京師辛丑斬于獨柳之下

丙午田宏正奏敗平盧兵於陽

穀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終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

唐紀五十六

臣

臣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七

起元和十四年二月盡穆宗長慶元年六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下

元和十四年二月乙卯敕淄青行營諸軍所至收下城邑不得妄行殺戮及焚燒廬舍掠奪民財開發墳墓宐嚴加禁絕 李聽

襲海州克東海朐山懷仁等縣

海州治朐山本漢朐縣後人加山字東海漢魏縣地後齊置東海

縣屬東海郡隋廢郡及縣入廣饒縣隋仁壽元年改廣饒曰東海邊太子澤也唐屬海州九域志在州東一十里懷仁縣梁置南北二待州東魏廢州置義塘郡及懷仁縣隋廢郡以縣屬海州九域志在州北八十里宋白曰海州懷仁縣本漢贛餘縣地按漢贛餘

今縣東北三十里隸餘古城是也梁於此置黃郛戍後魏置義塘
郡理黃郛城也義塘歸義懷仁三縣高齊移義塘郡及懷仁縣故
理今密州莒縣界隋開皇廢郡
移懷仁縣理此今縣理是也 李愬敗平盧兵於沂州拔丞縣丞
縣後魏道蘭陵郡隋廢郡爲蘭陵縣武德四年改曰丞縣後屬沂
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宋白曰丞漢舊縣春秋時郕國
也晉置蘭陵郡理丞城按前此丞縣理在今縣西一里漢丞縣故
城是也隋開皇十六年置郿州及丞縣尋廢州及縣仍移於陵
置於廢郿州故城中唐又改
蘭陵爲丞縣西北有丞水 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郿州城

壘脩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

師道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爲寬惠使士卒人
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宏正度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或謂

師道曰劉悟不修軍法專收眾心恐有他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
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
誰何爲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

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爲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習悟子從諫

門下別奏

門下別奏者使副員牙門下俟別奏補官也唐大典凡

離軍鎮大使三品已上僚二十五人別奏十人副使僚

二十人別奏八人總管三品已上僚十八人別奏六人子慈官四

品已上僚十一人別奏三人若副防禦遊奕使副使準品各減

三人別奏各減二人總管及子慈官僚準品各減二人別奏各減

一人若鎮守已下無副使或隸屬大軍鎮者使已下僚奏並四分

減一所稱僚奏皆令自召以充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

父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爲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

使齎帖投行營兵馬副使張邈令斬悟首獻之勅邈權領行營時

悟方據高邱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授邈邈素

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頗爲備不可恩恩邈請先往

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頭速歸

軍中解都頭將爲都頭

受傳語

傳語謂師道遣使者所傳言語也

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者然之邈

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悟潛遣人先執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
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
願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
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
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捲旛束甲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
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爲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眾首良
久對曰如此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
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爲眾所惡者凡三十
餘人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死乃令士卒曰入鄆
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取掠有仇
者報之使士皆飽食執兵夜半鼙鼓三聲絕卽行人銜枚馬緡口

遇行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懸城上柝

聲絕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門者請俟寫簡白使

白使謂白

度使十人拔刀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譁動地

比至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

凡大城謂之羅城小城謂之子城又有第三重城以爲節度使居宅

謂之

牙城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

知力不支皆投於地悟勒兵升廳事使捕索師道帥道與二子伏

廁牀下索得之悟命置牙門外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

歸闕然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子宏方仰

曰事已至此速死爲幸尋皆斬之

代宗永泰元年李正己得

淄青四世五十四年而滅

自卯

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巡坊市禁掠者卽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

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

懼且喜誓入賀悟見李公度執手獻歡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
悟之自陽穀遣兵趨郵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宏正事成常舉烽
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爲助功成之日皆歸于公
悟何敢有之且使宏正進據己營宏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
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宏正營宏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
二州皆平安正初得師道首疑其非真召夏侯澄使識之澄熟視
其面長號隕絕者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塵垢復慟哭宏正爲
之改容義而不責 壬戌田宏正捷奏至乙丑命戶部侍郎楊於
陵爲淄青宣撫使己巳李師道首函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
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
束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眾

稟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適均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上從之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眾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自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宏正察之宏正曰遣使者詣悟託言脩好實觀其所爲悟多力好手搏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者庭觀之自搖扇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宏正聞之笑曰是聞除政登卽行矣何能爲哉密表以聞庚午以悟爲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時宏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二里與悟相見於客亭悟卽受旌節馳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郭昫賈

直言以自隨，素與李文會善。既得鄆州使召之，未至。

李文會出登州見上

卷上年聞將移鎮，昉存謀曰：「文會佞人，敗亂淄青一道，滅李司空之

族，萬人所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田相公至，務施寬大，將何以雪

三齊之憤怨乎？」

自項羽分齊爲三，以王田市、田都、田安，遂有三齊之名。後人因而言之。

乃詐爲悟帖，

遣使卽文會所，取其首。以來使者，遇文會於豐濟驛，斬之。

據梁敬翔

編遺錄：豐濟驛當在齊州東南三十里。宋白曰：齊州禹城縣有濼，視阿故城在豐濟驛東北二里。比還，悟及昉存

已去，無所復命矣。文會二千一亡去，一死於獄。家貲悉爲人所掠。

田宅沒官，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爲戎州刺史，癸酉加田宏正

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先是，李師道將敗，數月間，風動鳥飛，皆有

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宏正既入鄆，悉除苛

禁，縱人遊樂，寒食七晝夜不禁。行人或諫曰：「鄆人久爲寇敵，今雖

平人心不安不可不備宏正曰今爲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

爲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穀焚

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京師沮撓官軍

事見二百三十九卷十年

有司督察甚

嚴潼關吏至發人囊篋以索之然終不能絕及宏正入邠閱李師

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

蠹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裴度彙述蔡邕用兵以來上之

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

所欲也弗許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總爲鄆曹濮等州節度

使己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爲平盧節度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

使

自是之後淄青專平盧之使而邠尋陽號天平軍矣

以淄青四面行營供軍使王遂爲沂

海兗密等州觀察使

爲王遂以嚴酷召亂形本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

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
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歸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
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與牒各還刺
史職事應在州兵竝令刺史領之夏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
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竝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
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爲患故烏重
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辛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程異薨 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

甫鋪之黨陰擠之

考異曰舊傳曰鋪與宰相李逢吉合瓜楚合勢擠度故出鎮按逢吉時在東川是時在河陽若

不爲相

今不取 丙子詔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皇甫鋪

專以招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鋪自

訴於上上曰卿以儒衡上疏將報怨邪縛乃不敢言儒衡元衡之

從父弟也 史館修撰李翱上言以爲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

者文德也今陛下旣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

制用忠止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

自建中初

楊炎定兩稅法不令民輸其土之所產而督錢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侵

盜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興也

陛下旣已行其難若何不爲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

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之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不

以此爲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旣平矣陛

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則太平未可期矣 秋七月丁丑朔田

宏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仗內京兆府御史臺徧

鞠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則多異同元略問其故對曰恆邨同謀遣刺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後期間恆人事已成遂竊以爲己功還報受賞耳今自度爲罪均終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復辨正悉殺之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宏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宏獻馬三千絹五千葛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尙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己丑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武法天應道皇帝赦天下 兗海沂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狎急無遠識時軍府草創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爲治所用杖絕大於常行者唐制凡杖皆長三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每警將卒輒曰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

四人浴於沂水

沂州治臨沂縣以沂水名之也

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死

齊合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監軍副使有宴

軍將皆在告直兵多休息

常侍屬王達也副使謂觀察副使也

吾屬乘此際出其不

意取之可以萬全四人皆以爲然約事成推弁爲副後壬辰遂方

宴飲日過中弁等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弓刀

直房直兵所舍之室也

徑前

射副使張敦實殺之遂與監軍狼狽起走弁執遂數之以盛暑與

役用刑刻暴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弁卽自稱雷後升應號令與

監軍抗禮召集將吏參賀眾莫敢不從監軍具以狀聞 甲午韓

宏又獻絹二十五萬匹緇三萬匹銀器二百七十左右軍中尉各

獻錢萬緡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

賊平又進奉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尊號又進奉亦

謂之賀禮 丁酉以河陽節度使令狐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楚與皇甫鏘同年進士故鏘引以為相 朝廷聞沂州軍亂甲辰

以棣州刺史曹華為沂海寬密觀察使 韓宏累表請留京師八

月己酉以宏守司徒兼中書令癸丑以吏部尚書張宏靖同平章
事充宣武節度使宏靖宰相子 宏靖張延賞次子 少有令聞立朝簡默河

東宣武闕帥朝廷以其位望素重使鎮之 補註元和十一年宏靖鎮河東 宏靖承

王鏐聚斂之餘韓宏嚴猛之後 王鏐鎮河東韓宏鎮宣武 兩鎮喜其廉謹寬大

故上下安之 己未田宏正入朝上待之尤厚 戊辰陳許節度

使郝士美薨士美父純為李邕張九齡所知尤以辭學見推與顏

真卿蘄穎士李華皆相友善代宗朝為中書舍人以處事不回為

元載所忌辭病歸東都自號伊川山父清名高節稱於天下士美

少好學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顏蕭舉與相論
釋應對如流乃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於二郝之闈矣及長善與
人交然諾之際裕如也莅民臨戎有文武大略當時名稱翕然

關史云鄒士美爲鄂州觀察使仁以庶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載
於兩齋一日晨曉將出視事束帶已畢左手引褲未及解足忽有
一巨鼠過庭北面拱手而舞士美大駭既釋以擊之鼠乃奔走有
毒穗自褲中出珠目錦身靈焰勃勃吐舌橫向無鼠妖則必致歸
指貴足之患矣參寥子曰是即鼠鳴及是苑上以庫部員外郎李
渤爲弔祭使時皇甫鏞爲相專務聚斂以悅上民多流亡渤上言

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餘戶闕鄉縣舊三千戶

文今纔千戶其他州縣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

於比鄰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
魚乞降詔誓絕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產償稅不足者乞免之計不

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 癸酉吐

蕃寇慶州

慶州勝宏化郡開皇十六年改爲慶州漢臨
德富平縣地舊志京師西北五百七十五里

營於方渠

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耶相扇變

青耶與竟海沂密本一
類也故恐其相扇而動

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給之曰開州計已有人
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卽日發沂州導從尙百餘人入徐州境
所在滅之其眾亦稍逃散遂加以柎械乘驢入關九月戊寅腰斬
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王遂死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凶
態未除命曹華引棗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
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眾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
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眾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
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左沂人處右旣定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

鄒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爲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
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扉間赤霧高丈
餘久之方散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彼列國也孔子猶
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況爲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
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苟沂帥得人戮
之易于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詔誓爲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
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
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盼盼如寇讎聚處得閒則
更相魚肉惟先發者爲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削平
僭亂幾致升平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甲辰以田宏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宏正三表請留上不許
曰魏人樂卿之政鄰境畏卿之威爲朕長城不可辭也宏正常恐
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
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乙巳上問宰相元宗之政先理而後
亂何也崔羆對曰元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
理川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
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
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鏞深恨之 冬十月壬戌容
管奏安南賊楊清陷都護府安南都護府治交州殺都護李象古及妻子官
屬部曲千餘人象古道古之兄也以貪縱苛刻失眾心清世爲蠻

曾象古召爲牙將清鬱鬱不得志象古命清將兵三千討黃洞蠻

黃洞蠻卽西原蠻其屬黃氏者謂之黃洞蠻

清因人心怨怒引兵夜還襲府城陷之初

蠻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桂管觀察使裴行立

唐桂管管裴昭宗高

括潯鬱鬱林平琴質亦種象柳融等州

容管經略使陽旻欲徵幸立功爭請討之上

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曰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

論是非上不聽大發江湖兵會容桂二管入討士卒被瘴癘死者

不可勝計安南乘之遂殺都護行立旻竟無功二管彫弊惟殺所

部晏然

嶺南節度雖兼統五管而廣州所管白爲巡屬對喃曰丙

丙

寅以唐州刺史桂仲武爲安南都護救楊清以爲瓊州刺史

柳

州刺史柳宗元卒宗元字子厚少時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

爲一時行輩所推仰其在永州也涉履蠻瘴崎嶇堙危因自放山

學閒做雜騷爲文數十篇讀者咸爲之愴惻雅善蕭俛詒誓言情
曰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日月益促歲歲更甚
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得失又何足道居蠻夷中
久慣習炎毒昏眩重腿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蕭寒中體則肌
革慘慄毛髮蕭條矍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味殆非中國人讀
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
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與木石爲徒不復置意也又詒京兆尹許
孟容書曰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
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所自取又何怪也宗元於眾黨人
中罪狀最甚神理降削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
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家嗣

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旦填委溝壑曠墜先
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
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可與罪人爲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
纒每當春秋時饗子立奉奠願盼無後繼者慄慄然歔歔惕恐
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昔所憫惜也先墓在城
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誕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
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
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
田野道路上女徧滿阜隸庸甸皆得上交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
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立身一敗萬事瓦
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

歲時一搔皮膚虜垢滿爪誠憂恐悲傷以至此也宗元罪輕罰重人亦多憫之然忌者畏其才高名盛恐復大用故莫爲拯援及刺柳州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之游經其指授皆成名士世號之曰柳柳州卒年四十七柳人懷之爲之立廟于羅池四時致祭乞韓愈爲文以記之愈稱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相繼宗元未死前一年與其部將韋忠謝前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輩此時故與得若輩好合於此然明年吾當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當爲廟祀其及期果死三年七月辛卯宗元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死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柳人乃立廟廟成大祭翼客李德醉酒侮慢堂上得疾扶出廟門而死

是歲吐蕃節度論三摩等將

十五萬眾圍鹽州党項亦發兵助之爲飛梯鳴車木驢等四面攻城城欲陷者數四刺史李文悅率兵士乘城力戰城壞撤版屋以禦之夜襲其營盡開城出戰殺獲萬餘人凡二十九日吐蕃不能

克靈武牙將史徽奉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三十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徽悉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以為與豐州俱沒無何徽悉自他道出

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徽悉奮躍大破之斬獲不可勝計徽奉形甚短小若不勝衣至于野外馳逐能追奔馬挾鞍勒躍上然後徐施羈帶矛矢在手前無強敵甥姪及僮僕僅二百人每以自隨臨入敵境輒分爲四五隨逐水草每數日各不相知及相遇必各有虜獲敬奉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玘皆以勇著名於邊吐蕃憚之良輔後爲隴州刺史吐蕃尤畏忌焉每謂漢使曰唐國雖云與吐蕃和好徒妄語耳不然何以任良輔爲隴州刺史 柳泌

至台州驛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

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潏上言以爲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享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陛下自踐祚以來。剗積代之妖兇。開削平之洪業。天地神祇必報陛下以山岳之壽。四海蒼生咸祈陛下以覆載之永。乃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銜。奇技驚眾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之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僞自可辨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貶潏江陵令。初。羣臣議上尊號。皇甫

鋪徵增孝德字中書侍以同平章事崔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
鋪證羣於上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鋪給邊軍賜與多
不時得又所給多陳敗不可服用軍士怨怒流言欲爲亂邪甯節
度使李光顏憂懼欲自殺遣人訴於上上不信京師惴懼羣具以
中外人情上聞鋪密言於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
由羣鼓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也上以爲然十二月乙卯以羣爲
湖南觀察使於是中外切齒於鋪矣 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
好直言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
之者乃薦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狄兼謩才行癸亥擢兼謩左拾遺
內供奉 以資序制淺未除正官令於左拾遺班內俟命然監察御史與行也 兼謩仁傑之族曾孫也
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中宗克復明

辟儒術泣訴於上且言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當時不

以爲異

平一在武后時畏禍居嵩山修浮屠法累詔不起

上由是薄楚之爲人帝令人

訪求婺州隱士張志和不得乃圖像求之終不能致志和字子同年十六擢明經第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喪不復仕浪跡江湖自稱烟波釣徒兄鶴齡恐其避世不還爲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斲爲具豹席櫻橋木几螺杯志和每鳴榔擊杖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翻廷問其名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男號漁童女號樵青志和每使漁童捧釣收綸蘆中鼓柁使樵青蘇蘭荔枝竹裏煎茶陸羽嘗問其孰爲往來者志和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別也何有往來顏真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上

諫真卿以舟楫請更之答曰倘患漁舟願以爲浮家泛宅沿派江湖之上往來蒼霄之間野夫之幸矣義園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
抵筆輒成管撰漁歌歌之以自樂著元真子亦以自號人以其論
道縱橫謂之造化鼓吹又著大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李德
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也

庚元租十五年春正月沂海兗密觀察使曹華請徙理兗州

自州徙

理兗州

許之初李正己盜有青鄆十二州傳襲四世垂六十年人族

頑鯨不知禮義華乃下令曰鄒魯儒者之鄉不宜放肆如此乃躬
禮儒士習俎豆之容春秋釋奠於孔子廟立學講經儒冠四集華
出家財贍給之俾成名入仕兗人乃知教化 義成節度使劉悟
入朝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濃王憚爲太子上不許及上

寢疾承璫謀尚未息太子聞而憂之密遣人問計于司農卿郭釗

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他釗太子之舅也上服金丹

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

殿

年四十二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宏志弒逆

考異曰實錄但云上崩於大明宮之中

時中暴崩皆言內官陳宏志弒逆史氏譁而不書王守澄傳曰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宏慶等弒逆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內宮秘之不赦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新傳曰守澄與內常侍陳宏志弒帝於中

抑毀表廷裕東觀奏記云宣宗追恨尤駭高臣之酷郭太后亦以此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

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

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濫王憚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

按新志左右神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軍賜錢既厚而復有六軍則

緡六軍威遠人三十緡

六軍今神策軍賜錢既厚而復有六軍則左右金吾人十五緡閏月丙午

明唐中世以後以左右羽林龍武

神武爲六軍也威遠則是一軍

天子卽位于太極殿東序是日召翰林學士段文舉等及兵部郎

中辭放駕部員外郎丁公著對于思政殿放戎之弟

我見二百三十五卷德

宗貞元

十六年公著蘇州人皆太子侍讀也上未聽政放公著常侍禁中

參預機密上欲以爲相二人固辭上嘗問放曰朕欲從事于學經

與史何先對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

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謬于是非豈六經比哉上曰吾聞學者

白首不能窮一經安得其要也放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

倫之本也漢時論語首立于學官光武令虎賁皆習孝經元宗親

爲註訓蓋人知學孝慈則氣感和樂也上曰善丁未輟西宮朝

臨西宮卽西內大行

在曠臣于朝夕陪集羣臣于月華門外

唐東西內皆有月華門西內則大極門內之東

廡有日華門西廡有月華門東內則宜

政殿東廡有日華門西廡有月華門

貶皇甫鎛爲崖州司戶市

井皆相賀 上議命相令狐楚薦御史中丞蕭俛辛亥以俛及段

文昌皆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俛與皇甫鏞皆同年進士上欲

誅鏞以其附吐突承俛及宦官救之故得免王子杖殺柳泌及僧

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軍李道古循州司馬天通

亦道古所薦也 癸丑以辭放爲工部侍郎可公著爲給事中

乙卯尊郭貴妃爲皇太后 丁卯上與羣臣皆釋服從吉 戊辰

京師地震 二月丁丑上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

戲于門內而觀之丁亥上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庚寅監察御

史楊虞卿上疏以爲臣聞堯舜受命以天下爲憂不聞以位爲樂

今北虜猶梗西戎未賓兩河之瘡痍未平五嶺之妖氛未解生人

之疾苦盡在朝廷之制度其脩陛下宜延對羣臣周徧顧問惠以

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

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吳

湖南岳陽衡山縣唐初屬潭州神護三年度屬衡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二百三十里

壬辰廢邕管命容管

經略使陽旻兼領之

安南都護桂仲武至安南楊清拒境不納

清用刑慘虐其黨離心仲武遣人說其酋豪數月間降者相繼得

兵七千餘人朝廷以仲武為逗遛甲午以桂管觀察使襲行立為

安南都護乙未以太僕卿杜式方為桂管觀察使丙申貶仲武為

安州刺史

丹王逾巽

逾代宗子

吐蕃寇靈武

憲宗之末回鶻遣

合達干來求昏尤切憲宗許之三月癸卯朔遣合達干歸國

上

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嘗蹟愛之辛酉以公權為右拾遺翰林

侍書學士上問公權卿嘗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

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公權公綽之弟也幼嗜學及長工於書法初學王羲後徧閱近代名公墨蹟遂自成一家體勢勁媚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爲不孝外夷入貢皆列署貨貝曰此麟柳書公權博貫經術通于音律而不喜奏樂曰聞之令人驕怠不屑治生爲勳戚家碑板問遺歲至鉅萬多爲主藏賢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器杯盃一筍緘膝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曰不測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也 辛未安南將士開城納桂仲武執楊清斬之裴行立至海門而卒 海門鎮在 白州博白 縣東 復以仲武爲安南都護 吐蕃寇鹽州 初麟部員外郎元稹爲江陵士曹 元和五年元稹 貶江陵士曹 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歌詩而善之及卽位潭峻歸朝獻稹歌詩百餘篇上問稹

安在對曰今爲散郎

郎中謂之正郎員外郎謂之散郎

夏五月庚戌以禎爲祠部

郎中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

中書省曰鳳閣又有紫微閣

有青

蠅巢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

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儒衡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

人交終始不渝宰相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

服而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因亦重之

然終以守道不回疾惡太甚不得至大位 時上每言王仲舒之

文有古風宜爲誥召爲中書舍人既至見同列皆新進少年頗有

競心殊不樂曰吾豈可復治筆硯于其閒哉吾久棄外周知民間

利病吾請治之不自愧也宰相聞之乃以爲江西觀察使江西榷

酒利多他州十七八民犯釀禁歲抵死者不絕穀數斛易酒僅一

斗仲舒罷減酤錢九十萬吏坐失官息錢五十萬悉產不能償仲

舒焚其簿書脫其桎械一無所問水旱田賦不入仲舒減燕樂之

費及他冗用出錢二十萬代之有爲佛老法興浮屠祠屋者皆驅

出境外 庚申葬神聖章武孝皇帝于景陵

景陵在河州奉先縣西北二十里金嶽山

廟號憲宗 六月以湖南觀察使崔彙爲吏部侍郎召對別殿上

曰朕升儲副知卿爲羽翼

事見二百三十八卷元和七年

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

明臣何力之有 丁丑以司徒兼中書令韓宏爲河中尹充河中

節度使 太后居興慶宮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上壽上性侈所

以奉養太后尤爲華靡 秋七月乙巳以鄆曹濮節度爲天平軍

鄆州古須句國秦爲薛郡漢爲東平國隋置鄆州京師東北一千六百九十七里曹州漢濟陰國後魏置西兗州後周改曹州取古國名也京師東北一千四百五十三里濮州漢東郡鄆城縣地後魏置濮州鄆州爲濮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七十里

百

五月不雨至此月壬子始雨 甲寅上御新成永安殿觀百戲極

歡而罷丙寅又與中官賁主密宴以落之妃嬪皆頂 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令狐楚坐爲山陵使部吏盜官物又不給工人傭直收

其錢十五萬緡爲羨餘獻之怨訴盈路丁卯罷爲宣歙池觀察使

宣州秦郵郡地漢爲丹楊郡順帝改爲宣城郡隋爲宣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五十一里欽州吳新羅郡皆改新安郡隋爲欽州京師東南二千六百六十七里池州漢石城縣梁昭明太子

以其水出魚美改名廣池唐置池州東至宣州三百五里 八月

癸巳發神策兵二千浚魚藻池 魚藻池在魚藻宮程大昌曰禁池中有山山中產魚藻宮王建宮詞

云魚藻宮中鎮翠娥先皇幸處不台過而今池底休鋪錦菱葉鷓鴣頭漸滿多先皇謂德宗也自東內苑元化門入禁苑魚藻宮在其西

戊戌以御史中丞崔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己亥再貶

令狐楚衡州刺史 上雨過公除卽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知制

誥白居易獻續虞人箴以諷不聽 九月辛丑大合樂於魚藻宮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唐紀五十七 十六

觀競渡角觥又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珣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

元朔未改

元朔未改謂未踰年也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即位

園陵尙新雖陛下就易月之

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遵同軌之會始離王

京

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

告遠夷之使未復其命

唐制國有大喪遣使宣遺詔于四夷謂之告哀

使

過密苑禁蓋爲齊人

齊與日三載四海過齊人音孔安國註過絕也密靜也齊人猶言齊民

合樂

後庭事將未可止不聽茂申以重陽節曲宴郭釗兄弟貴戚主壻

等于宣和殿己酉大雨三日己而大雪樹木無風而摧仆者十五

六 戊午加邠甯節度使李光顏武甯節度使李愬並同平章事

丙寅以御史中丞崔羣爲武甯節度使 冬十月王承宗薨其

下秘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諸將欲取帥於屬內諸州參謀

崔燧以承宗祖母涼國夫人命告諭諸將及親兵

涼國夫人 燧立王武俊之妻

承宗之弟觀察支使承元承元時年二十將士拜之承元不受泣
且拜請將固請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監軍有事當與之議及
監軍至亦勸之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欲使之攝
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士之志

王武俊封清河郡王諡忠烈

諸公何

從之乎眾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

都將聽事都知兵馬使之聽事也

令左

右不得謂已爲留後委事於參佐密表請朝廷除帥庚辰監軍奏
承宗疾亟弟承元權知留後并以承元表聞 党項復引吐蕃寇

涇州連營五十里 辛巳遣中書舍人柏耆詣鎮州宣慰

是年改涇州爲

鎮州避

上名也 壬午羣臣入閣

歐陽修曰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朝望萬食諸殿廢有思慕之心

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衛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山乃自正衙喚仗
庄闕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而入見故謂之人閣程大昌
曰宣政之左有東上閣宣政之右有西上閣二閣在殿左右而入

閣者由之而入也西內太極宮兩儀殿左右有東西閣門而兩廊
下有日華月華門其曰閣者卽內殿也非真有閣也又曰西內太
極殿北有兩儀殿卽常日視朝之所太極殿兩廡有東西二上閣
則是兩閣皆有門可入已又可轉北而入兩儀殿程大昌言西內
二閣門後說較爲明白而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
宜政殿入閣則東內也

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蕃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
夕與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
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則

天下幸甚時久無閣中論事者

入閣諫官論事
太宗之制也

上始甚訝之謂宰

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

賀然實不能用也

考異曰舊唐書曰上即位荒於禽酒坐朝常
晚鄭與同列鄭覃等延英切諫上甚嘉之畋遊

持隨杜牧鄆行狀曰穆宗皇帝春秋鼎盛稍以畋遊聲色爲事公
晨朝正殿揮同列進而言曰十一聖之功總四海之大萬國之眾
之治之亂懸乎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千里昨日禍之今日失之西
望戎蠻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蓄積無有願陛下消視政事天下

幸甚誠至氣直天子爲之動容飲補慰而謂之按是時未失山東
杜牧直取穆宗時事文飾以爲國事辦耳新傳承而用之皆誤也
今從實 覃珣瑜之子也 上嘗觀雜伎樂于麟德殿歡甚題謂給

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

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

夫競爲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

樂記優雜子女鄭注曰優或爲優孔穎達曰從雜謂羈縻也言

舞賦之時狀如鬪鬪鬪舞

不塊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不能

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癸未涇州奏吐蕃進

營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軍中尉梁守謙爲左右神策京西

北行營都監將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救之

左右神策軍分屯近畿凡八鎮長武

與不好時曹闈劄對良原定平奉天也宋白所記與此稍異

賜將士裝錢一萬緡以郊王府長

史邵同爲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答吐蕃請和好使

鄭王經顯宗子也

初秘書少監田洎入吐蕃爲言哀使吐蕃請與唐盟於長武城下
洎恐吐蕃留之不得還唯阿而已

老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既而吐蕃爲党

項所引入寇因以爲辭曰田洎許我將兵赴盟於是貶洎郴州司

戶 成德軍始秦王承宗薨乙酉徙田宏正爲成德節度使以王

承元爲義成節度使劉悟爲昭義節度使李愬爲魏博節度使

田宏

正自魏博徙成德劉悟自義成徙昭義李愬初自武甯徙昭義尋改魏博

又以左金吾將軍田布爲河

陽節度使 渭州刺史郝玘數出兵襲吐蕃營所殺甚眾

元和四年以原

州之馮涼縣置行渭州 李光顏發邠甯兵救涇州邠甯兵以神策受賞厚皆

慍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鬪者彼何人邪

謂上卽位之貴也

常額衣資

不得而前可白刃者此何人邪洵洵不可止光顏素得士心緝爲

開陳大義以諭之言與涕俱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

懼而退丙戌罷神策行營

罷榮守謙之軍也

西川奏吐蕃寇雅州辛卯鹽

州奏吐蕃營於烏白池

鹽州五原縣有烏白池唐時鹽州元管四池烏池白池瓦密池細項池青白鹽池在

鹽州尋亦皆退

時國用不足判度支張平叔奏徵天下久遠逋

賦自貞元二年爲始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欲收貞元二年以後流民逋租請以一州言之臣州所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頃今旱死者一千九百頃若徇度支所斂臣懼史官書陛下於大旱中責民三十六年前逋懸臣爲刺史上不能奉詔下不能忍民窮無所逃死請放歸田里有詔獨責十一月癸卯遣諫議大夫鄭覃詣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緡以賞將士王承元既請朝命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鎮義成將士諠謹不受命承元與柏耆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

散之擇其有勞者擢之謂曰諸將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覓將李寂等十

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了未承元赴滑州

考異曰舊承元

傳曰承元與柏耆召諸將於館驛諭之斬李寂等軍中始定舊傳曰王承元移授鄭滑鎮之三軍留承元不能赴鎮承元乞重臣賞諭乃以軍爲宣諭使初鎮卒離語不遜軍至宜認諭以大義軍人釋然聽命按實錄辛亥田宏正奏今月九日王承元領兵二千人赴滑州計贖於時猶未能到鎮州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作傳者推以爲軍功耳今從承元傳

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行奉元悉命留之 上將幸華清宮戊午宰相率兩省供奉官詣

延英門

兩省以中書門下言也兩省官自左右常侍以下至遺補起居郎舍人皆供奉官也延英門延英殿門

三上

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危從求而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

門下謂延

英門至暮乃退己未未明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

自複道至興慶宮因而出

城不欲出皇賦使百官知之而扈從也

劉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率禁兵千餘

人扈從晡時還宮

癸亥以渭州刺史涇原行營兵馬使郝玘爲

慶州刺史玘在邊積三十年每獲虜必剝剔而歸其屍番人畏之

有兒啼者呼玘名以怖之贊普以金鑄玘像其大小長短與玘身

相等下令國中曰得生玘者以金玘償之朝廷恐失名將故移之

內地 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師鄭餘慶薨餘慶字居業砥名礪行

不失儒者之道歷仕四朝居將相之任出入垂五十年祿賜所得

分給親黨其家頗類寒素常語人曰祿不及親友而侈僕妾者吾

鄙之自至德以來方鎮除拜必遣內使持幢節就第至則多餽金

帛以媚天子至有數百萬緡者憲宗每命餘慶必誠使人曰是家

發不可妄求取餘慶嗜古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之

類有司不曉何等語人多督其不識時宜

附錄盧氏讓說云鄭餘慶清儉有重德未嘗宴

客忽一日召親朋數人會食朝寮以故相望重皆凌展詣之至日高餘慶方出閑話移時諸人皆愕然餘慶呼左右曰好謂對家粥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有喜色以爲必蒸鷺鳴之類遂悉昇空盤出醬醢亦極香新良久就食每人前下栗飯一椀蒸胡盧一椀諸人大失望強進而罷

十二月己巳朔鹽州奏吐蕃千餘人圍烏白池

庚辰四川奏南詔二萬人入界請討吐蕃 王獵於城南壬午

鞠於右神策軍遂獵於城西 癸未容管奏破黃少卿萬餘眾拔

營柵三十六時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臣去牟貶嶺外

熟知黃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尋常亦各

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此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

威又不能臨制欺侵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

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患近者征討本起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爭獻謀計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萬餘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甯息之時自南討以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賊所處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反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爲選擇有威信者爲經略使苟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上不能用

甲申獵於苑北

一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上

諱恆憲宗第三子
任位四年改元一

長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上朝獻太清宮庚子朝享太廟辛丑

祀圓丘赦天下改元河北諸道各令均定兩稅

以河北諸鎮各奉
區請吏檢賦稅故

令均
定之

下初卽位留意刑法每有大獄有司斷罪必令給事中

書舍人參酌出入之號曰參酌院尋罷之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蕭俛介潔疾惡爲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修

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爲相段文昌復左右之詔徵播詣京師俛

屢於延英力爭言播織邪物論沸騰不可以污台司上不聽俛遂

辭位己未播至京師壬戌俛罷爲右僕射俛固辭僕射二月癸酉

改吏部尙書 盧龍節度使劉總旣殺其父兄

事見二百三十
八卷元和五年心

常自疑數見父兄爲祟常於府舍飯僧數百使晝夜爲佛事每視

事退則處其中或處他室則驚悸不敢寐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

南北皆從化己卯奏乞垂官爲僧

考異曰齊道遺傳曰長慶元年奉使到朝稱旨遷殿中侍御史

既而幽州劉總請以所部九州獻朝旨穆宗惡可使者或薦遣乃拜總居舍人充太原幽州鎮州宣諭使遣初至范陽劉總具儀禮郊迎乃宣聖旨示以禍福總的伏流汗兵若加於頸矣及遣使還總遂移家入觀按實錄長慶元年正月己巳以總爲太原鎮州等道宣慰使二月己卯劉總奏乞爲僧計遣奉使尙未遷三月癸亥總已卒八月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爲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造前以京兆司錄官慰仍乞賜錢百萬緡以賞將士兩河軍推其材故有是命舊傳誤也

上面諭西川節度使王播令歸鎮播累表乞留京師會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段文昌請退壬申以文昌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以翰林學士杜元穎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播爲刑部尙書充

鹽鐵轉運使元穎淹之六世孫也 回鶻保義可汗卒 辛卯上

擊鞠於麟德殿 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請除

張宏靖爲節度使平薊媯檀爲一道請除平盧節度使辭平爲節

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爲觀察使宏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眾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宏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時朝廷欲崇重宏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自餘皆統于宏靖 三月癸丑以劉總兼侍中充天平節度使以宣武節度使張宏靖爲盧龍節度使乙卯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爲瀛莫觀察使總所分三道以薛平節平煎媽檀于分裂之中尤爲上策而朝廷不能用竟致後患人皆惜之丁巳詔劉總兄弟子姪皆除官大將僚佐亦立超擢百姓給復一年軍士賜錢一百萬緡 戊子立皇弟憬爲鄜王悅爲瓊王俾爲沔王懌爲婺王愔爲茂王怡爲光王協爲淄王愔爲衛王惋爲澶王皇子湛爲

景王涵爲江王湊爲潭王溶爲安王暹爲潁王 劉總奏懇乞爲

僧且以其私第爲佛寺詔賜總名大覺寺名報恩遣中使以紫僧

服及天平節鉞侍中告身并賜之惟其所擇詔未至總已削髮爲

僧將士欲遮留之總殺其唱帥者十餘人夜以印節投留後張玘

與譚忠遁去張玘與總同謀殺其父兄者也○玘音起及明軍中始知之玘奏總不知

所在考異曰新傳總以前付張皋皋玘之兄爲涿州刺史總之妻父也按實錄幽州留後張玘奏總已削髮爲僧不知所在然則不以節 癸亥卒於定州之境德宗貞元元年劉怱得幽州二世三十二年而滅 忠護喪

歸葬亦奪空 是月太白晝見 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

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

士于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謨度

之子蘇巢中書舍人李宗閔之婿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時文昌將

進士于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謨度

書法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穆宗長慶元年

赴鎮陞辭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

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李德裕元稹及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

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夏四月丁丑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

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

江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八里劍州京師南一千六

百六十二里開江漢胸肥地梁瀆漢豐縣西魏改曰水

南監隋改曰盛山唐代宗廣德元年改曰開江帶開州 或勸徽

奏文昌紳屬書上必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

豈士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時人稱其長者德裕吉甫之子也以

宗閔對策時譏切其父恨之血稹又與宗閔爭進取有隙故與稹

同辭傾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別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紳敬元

之會孫起播之弟也初江州有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

百繫獄徽至郡察其枉悉縱之數日舒州得遺盜州有牛田錢百

萬刺史以供宴飲饋餉徵曰此農耕之儲可他用哉命代貧民租
入初任庶子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徵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
當路可無讓徵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稱其操 丙戌開回鶻新
可汗爲登囉羽錄沒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 五月丙申期回
鶻遣都督宰相等五百餘人來迎公主 時禁中造百尺樓用度
不足王子鹽鐵使王播希寵奏置權茶額每百錢加稅五十右拾
遺李班等上疏以爲權茶近起貞元多事之際今天下無虞所宜
寬橫斂之目而更增之百姓何時當得息肩不從 丙辰建王恪
薨格上弟也 癸亥以太和長公主嫁回鶻命金吾大將軍胡証充送
公主使以光祿卿李憲副之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
六月辛未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卻之戊寅回鶻奏以萬

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憲愨之兄也晟諸子惟
憲愨最仁孝憲好儒術禮法修整雖生勳伐之家然累歷事任皆
以吏能擢用所至政績流聞性本明恕尤精律學屢詳決冤獄活
無罪者數百人 初劉總既奏分所屬爲三道又盡擇麾下伉健
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
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克融滔之
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
安危大體請兩河旣平天下曠然無復事矣克融等久聘旅京師
至假旬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及除張宏靖幽州勒
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
暑與士卒均勞逸及宏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眾之中燕人詬

之宏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
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
嗜酒豪縱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
以錢百萬緡賜將士宏靖留其二十萬緡充軍府雜用雍輩復裁
刻軍士糧賜繩之以法數以反虜詬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
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一終